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五

策

廷試策五

御試策一道　趙狀元

朕惟祖宗創守之宏規舉可推迹三五中遭厄運變起弗圖蓋許國之臣無幾而自為謀者揔揔也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所賴於有官君子至切矣頃狃於見聞小吏相先了官事為疑履忠信為拙以括囊為至計以首鼠為圓機如此則國家何望焉子大夫讀先聖之書買通當世之務其為究復何洒濯可以革舊俗何陶冶可以成美化明著于篇朕虛竚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

臣聞君臣父子之際天下真情之所在也惟實之為貴而文有所不必備也惟以心為感而言有所不必足也文有加乎其實言有遺乎其心是之謂欺臣不敢以用於君子不敢以用於父

恭惟 皇帝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招來四方草茅之臣咸至於
庭降清問而親策之豈特取其華藻文章哉臣知 陛下必不
以此也願以神器之大 祖宗畀付之重方與元老大臣叶謀
比德以鴻懋中興之功而自執事之人因循舊習不與聖人同
憂者有一命以上食其祿者任其事今也不然已則不勤而又
爲它人爲之非宜則 陛下將誰與治天下者故夫營私自
便雖日上風旨且寔 陛下家事也臣等何與 陛下必不謂
其賤且疎一朝之間訪以家事臣雖昧陋亦能仰認 陛下至
神至聖廣大明白親待臣等如此敢不罄其意之所欲言者圖
報万一而徒爲泛濫之辭以負 陛下臨軒之勤以干不誠事
君之誅臣甚懼焉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 聖策曰朕惟祖宗
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然中遭危運变起弗圖遂許國之
臣無幾而自爲計者揔揔也臣有以見 陛下想象前列而追
咎前日兆变之臣欲與天下一起頹風而紹復祖宗之盛埶也

臣切惟　藝祖以武定天下太宗文以守之列聖丕承卷甲不用者幾二百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堯舜三代之盛所不能及雖聖聖相承蓋由　藝祖即位尊禮趙普爲社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時舉職如雷德驤不能間也顯然示天下好惡之所在磨以歲月而天下之士始各識知朝廷之意洗濯自新爭爲功名由是風俗鄭然變矣事無微而不舉法無小而不遵叶氣嘉生薫爲太平不亦宜乎承平日久志狃於恩而不知戒見其小而忘其大移昔日憂國愛民之心而爲曲學阿私之計黨同伐異議論起而風俗壞風俗一壞變故遂起宜乎陛下深恨之也尚賴　祖宗之澤未丧廊廟大臣有執政不撓者出身捍難作多士之氣以摧折乖爭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今　陛下既已尊寵其人矣宜明諭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礪之使其知爲曲學之計不若爲國家之計則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非所患也臣伏讀聖策曰今　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

責所賴於有官君子至切矣臣有以見 陛下欲得賢才與之共濟中興之運也臣聞天下至大萬民至衆獨智之所不能察獨力之所不能舉自唐虞三代以至於我祖宗必取天下之才任天下之士今內而臺府寺監外而職司郡縣皆 陛下取而任之以家人子弟者百口之家有嚴君焉已不自理惟子弟是信任百口之責不以嚴君之心爲心而其愛是謀亦足以知其不令子弟矣子弟之不令父母猶將責之況夫天下之柄獨畀諸人何哉臣伏讀聖策曰願毋狃於聞見小惠拘先臣有以見 聖下欲得直材碩能而惡夫瑣瑣之亂政也臣聞天下無事庸人優之夫所謂庸人者非果庸常無能之、、也庸常之人與坐定畏法而何足以擾天下古者非庸儒無能之足憂而小智小惠之可畏蓋兗之實大而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有不容者知其能擾民而亂政也夫所謂直智大惠者危論不能拙邪說不能惑靜而壽之水明鑑衡而爲器用物成務小人不然藉其近似而矜權

之自謂不惑於流俗而不知其為蜂蠆蛇虺之毒人也老子曰智慧出而有大偽謂此等也孟子之論盆成括見殺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由是觀之小惠既以毒人又以殺身為天下亦安用斯人哉雖然古之所以必疾乎小人者以其智辯足以移人主之聽而已指白為黑謂正為邪皆此人也人主惟說其言辯高其才智而不識其歸鮮有不為動搖者今 陛下既知其小人矣雖然不惑無使得干朝堂之正議且將見其術窮矣臣伏讀聖策曰謂了官事為猥瑣忠信為拙以括囊為至計以首鼠為圓機如此則國家何望焉臣有以見陛下別白邪正卓然不惑也臣嘗論之惟天下之大人惟能立天下之正論惟天下之小人為能敗天下之正論非正論之可毀也事不自己而嫉它人之有成也蓋嘗聞之秦穆公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日是能保我子孫黎民若至於嫉人之技而不樂

聞人之彥聖而違之而以之保子孫黎民則不免於危焉嗚呼此千古不易之論也今請因陛下之問而極言其故夫謂了官事爲癡者幸人無成之人也謂敦忠信爲拙者天資巧詐之人也以括囊爲至計者不恤國事之人也以首鼠爲圓機者左右反覆之人也何謂幸人無成之人國家設令有功則有賞有罪則有刑天下之賢遭逢大有爲之君趨事赴功夙夜不怠彼見其然世則爲朝廷必將有以旌其勞而天下亦皆謂其爲能人自視缺然慮其進而我不逮也則先爲不偉之論曰是癡人也既以自解又且幸其人之惑我言信而自殆弃其前修亦與我均耳故曰謂了官事爲癡者幸人無成之人也何謂天資巧詐之人目聞水火不並用薰蕕不同器天下之理有善有惡善者天地鬼神知福之不善者天地鬼神亦知禍之而况人乎故夫巧詐之人以巳之所爲必有所不快於人也又况乎忠信之人以其忠信而形吾巧詐也則曰是拙人也所以自快其一時撥坎之

流且與其有以欺世俗也故曰謂假忠信爲邪者天資巧詐之人也何謂不恤國事之人有直二焉一曰全身之人二曰無守之人天下之言有合有否合則利否則害利害者人主聽群臣之術也今夫人言而利害未知也是以不敢有所言有人於此入不善之言側不測之刑則相指爲戒至於善言受賞者又從而嫉之全身者習之不干者和之以自晦於清議而謂爲得策易若辯人之狀而後賢者居之也故曰以括囊爲至計者不恤國事之人也何謂左右反覆之人曰聞指富貴而惡貧賤天下之情一也夫全身之人與不干之人既以括囊不與議論矣猶有僥倖富貴之人欲揚聲言事則不敢決欲緘口不言則不足進於是持不可指之論以左右人主之心言合則蒙其福不合則罹其害視方正之臣甘心殊科而無愧故曰以首鼠爲圓機者左右反覆之人也今朝廷清明法令備具而邪人不利猶扇爲四者之說宜陛下謂其無益於今世臣願尊其所聞每進一

人惟其癡惟其拙退一人惟其至計惟其圓機則天下之士庶乎稍知向方矣臣伏讀聖策曰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通當世之務其窮究復何洒滌可以革舊俗何陶冶可以成美化明著于篇副朕虛佇臣有以見陛下博聽群臣之言欲以盡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臣聞人心無常惟上所化盤庚遷都民咨胥怨上至百官族逆謀及郯廷若朋然而起盤庚不誅而明告之然之天下咸服商室中興今小惠相先肆為四者之說而陛下所以詢及臣等謂洒濯革舊陶冶成美化　陛下真得盤庚之用心矣願臣何說以處於此嘗讀易至咸曰咸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於感人也實難德至於感人心則天下能事畢矣然受之以常何也曰天下之事未可遽革者也革之以驟其變必速革之以漸其持必久故同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一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陛下推至誠以待天下所以感其心

者至矣誠於進人之際惟其癡拙不惟深計圓機者持之既久金石可動況士大夫必有心腹腎腸何自不洗濯為上所命而自棄於浮薄之域哉儻猶不悛　陛下赫然震怒治其尤者一人夫誰敢不服臣非敢勸　陛下用刑也顧勢有所不得已而必致於是耳　陛下既策之以此又於其終詔之曰且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臣有以見　陛下欲以名節勵臣等也臣聞不能愛身者不可言忘身不能忘身者不可以言事君自古人臣皆知名節之為美而不忠不正之可恥也然一旦持祿保位畏失本心而不覺者其患初起於能不愛其身是故以之就耽於富貴而不能以自脫假然曰以為愛身之至矣而不知愛身之至者非富貴利祿之謂而名節之謂也人臣知此然後可以事君又言忠孝矣今　陛下起草野之臣而爵祿之大恩至德夫何以加況又訓戒明切如此人非木石孰不忘身以事　陛下此又非獨臣而然也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臣得條陳于前矣然尚

存私憂過計者愚陛下尊所聞之不堅小臣請申言之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也為之必成行之必至不成不至必有害之而中變者是以古之明王將有為也必先觀天下之勢而逆為之謀謀之既臧則又固執之以要其成而不牽於衆人之多言 陛下今已知群言是非之所在矣異時或有言今之痴者為真痴今之拙者為真拙今之深計者為有德今之圜機者為有謀而陛下疑焉雖聖主在上群臣輔佐不敢謂安靜之福如今日也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雖方無此理然不言則無以盡臣之忠臣不勝拳拳

御試策一道 于湖先生

朕承列聖之休偶中否之運遭大投艱困知收爵賴天悔禍中外寧壹及間暇之時延見儒生博詢當務子大夫裒然咸造其精思經術詳究史傳具陳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不惟見子大夫之立志亦卸國家收取士之

實効詳著于篇雖有所爲
臣對臣聞見聖人而師之所知得於所見聞聖人而師之所知
得於所聞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之以聖人聖人體是道而
居上以君臨天下其精神之所運動教化之所漸漬天下之人
視儀灋倡範模楷式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惟陛下以上聖之
資稟中興之運大而化之緝熙光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至
陛下而復傳凡陛下所以斡旋政化恢張紀綱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者莫非是道承學諸生欲際盛時得見聖王而師之是以
十數年來風俗丕變莫不洗滌激勵務爲本原習是之學無復
向來虛誕矯訐之論者寔由陛下以是道而化之於上故也今
陛下臨軒策士而詢臣等以平居事業正心脩行之所先俾之
詳陳將備覽觀臣不敏惟知以聖王爲師而已大懼無以欽
承聖問雖然敢不極其區區惟陛下裁幸謹昧死對臣伏讀聖
策曰朕承列聖之休偶中否之運遭大投艱罔知攸濟賴天悔

禍中外寧壹臣有以見陛下夤念疇昔不忘艱虞同一德以享
天心享天心以臻極治也臣聞天地不能無否而享泰繼之
聖人不畏多難得人而平治繼之堯舜之時固多難矣得禹而
地平天成湯文之初固多難矣得伊尹太公而戡定禍亂往者
數厄陽九國步艱難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
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聲色致茲昇平四方協和百度具舉
雖堯舜三代无以過之矣夫士不學正道則無以見大功濟大
業一德元老所以能輔陛下致今日之治者以其所學正道焉
耳此陛下所以有望於臣等而策之以其事也伏讀聖策曰及
閒暇之時延見儒生博詢當務臣有以見陛下雖當晏粲之際
弗忘大帝之求詢于芻蕘冀千慮之一得也臣聞求言於多事
之時爲甚易求言於無事之時爲甚難方天下多事衆賢畢獻
方是之時利有所未興害有所未除國家有大謀議民俗有大
休戚形格勢禁言之爲不難而聽之亦甚易也及天下既定其

臣已伏矣禮樂既興矣朝廷既寧謐矣宴安之毒可懷而昔亡逆耳之言為難入矣方是之時乃能不倦招延廣開言路無所忌諱伸之發意以陳豈不甚難矣哉堯之時可謂治矣稽于衆舍己從人書所以美之者以其求言於無事之時也舜之時亦可謂治矣好問好察邇言記所以美之者以其求言於無事之時也陛下神聖之德固已高越二帝而於求言之道又以二帝之心為心清問下及於草萊疏賤之人臣之誦歎將何以報陛下萬一伏讀聖策曰子大夫褎然咸造其精思經術詳究史傳具陳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欲嚴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臣有以見陛下宸眷丁寧加惠士子究所學之當否俾悉歸於至正也臣聞聖人達而在上其道措之政治聖人窮而在下其道寓之於經史是故堯舜不見於筆削孔子不若於功名是一道也陛下德自天縱聖由日躋堯舜孔子之道蓋已深造其極而行之於起居飲食動容周旋之間陛下吐辭則為經而不刑

矣尚何幾乎六經陛下舉足以爲法而可傳矣尚何俟乎諸史
臣輩所以於此蚤夜孜孜精思詳究而不敢自慕自棄也臣聞
三代而上專門之學未立然當時之士率皆淳厚敦固忠信孝
友者死亡焉禹湯文武以道遷化於上而士亦皆以是爲法故
耳孟子謂皐陶伊尹太公之徒皆見而知者誠以此也孔子生
晚周去堯舜禹湯數千百載矣至於祖述憲章所不敢懈豈非
道之所在天下後世因所當師耶顧臣輩師友之淵源問惑辨
疑同門同志則有之矣若夫道之所在而師之則臣願師聖王
也臣聞藺相如諸侯佐耳徒能全一璧使司馬相如慕之以爲名
相如何足慕哉夫臣之事君主於忠固當有所効仰惟朝廷之
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忠
義凜凜易危通安者既已論道經邦爕和天下矣臣輩忝竊
君頒視此以爲標準志念所依慕者此也臣聞臣事君猶子事
父子之事父其可飾僞行以欺乎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又

曰作偽心勞日拙夫聖人在上貴賤覆位賢不肖襲情其以偽
制行者尚何容於其間哉願臣等方以聖王為師顛沛造次必
於是則行修而無偽臣之所自許也臣聞齊家治國之道本於
誠心則事君其可不以誠乎傳曰不誠無物又曰不誠未有能
至夫聖人在上至誠以贊天地化育則不誠存心者尚何容於
其間願臣等方以聖王為師造次顛沛必於是則心治而克誠
臣之所自許也伏讀聖策曰不徒見子大夫之立志抑國家收
取士之實効若豈小補臣有以見陛下誘掖開明聖慮深切求
有用之至言責其將之成効也臣聞士尚志志之所期人焉度
哉昔孔子與諸弟子燕間端居每使言爾志苟有志焉而加之以
至誠持之以悠久未有不濟者也譬夫適越而南轅之燕而北
首造端自此終不至焉爾矣若夫治身制行以聖王為師委質
事君以一德元老而為法則思臣之志亦是而已臣聞盡餅不
足以充飢說河不足以止渴虛言無補於實用也南金大貝明

珠白璧綵纈觀美至夫爲寒之衣飢之食不如麄麥絲麻之便是故事莫大於責實爾惟國家所以網羅天下士若科目固畢矣而抽黃對白駢四儷六或取於文詞至學行之邪正志趣之是非間有所不察也陛下聖慮高遠欲造廷之士它日皆爲陛下所用親臨聖問特攷其實學之所在可謂甚盛舉而蔑有加矣異時垂紳正笏由此途出真其實能肩摩袂接則豈小補之哉陛下終策臣曰詳著于篇靡有所隱臣益見陛下德意兼容救其狂斐而畢其愚論也臣聞士不可以不學學而不明其道與無學同道不明則立身行己正心誠意皆不得其統要狂狷偏行而無所歸宿雖學且何益哉道非得聖人而師之則無自而明臣切惟大道之傳自堯而舜自舜而禹自禹而湯自湯而文武由文武傳之孔子無位無民不得施於天下則是道也蓋自文武以來不得其傳矣夫有傳道之君必有輔道之臣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伊尹文武有周公相其君而左右贊

襄之以擴充其道於天下天下之人雖親見聖人而効之因以明道此三代之士所以為後世而不可企及也由孔子而來多歷年數矣天意簡在畀陛下寔得聖道之傳又畀之以一德元老亦俾左右贊襄之以擴充其道於天下士生斯時何其幸耶夫聖君賢相曠千古而一遇苟今之為士者又不能是聖人而師之以明道而飭身勵行如聖策所云則斯人也亦可知矣微臣不敢以知道自期然竊奉愚衷寔以聖王為師惟是勉行飾躬忠一報上進退居放庶毋負陛下所以策臣者意無任惓惓

臣謹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五

策

廷試策六

策問一道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繼之模為万世不刊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号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畫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也而斯弊未盡革賦斂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失勵其咎安在豈道或久而不備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子大夫考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

于篇朕將親覽焉

御試策一道　　梅溪先生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為天下法人君之與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為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為天下法貽厥子孫而施於罔極則必世為有道之國蓋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屈至尊延集多士訪治道于清問之中首以監于先王成憲恪守祖宗之法為言是則陛下欲守家法以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獲以一介草茅預子大夫之列仰承聖詔其敢不展尽底蘊茂明大對以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獻邪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為君者

以其能懸天聰明躬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
也天執天之權而為天君執君之權而為君故天與君同
稱大於域中而君之名予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
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
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万壽无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
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
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
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
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陛下蘊聰明之
德躬剛健之資躬親總斷動發祖宗一詔令之下而万民
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
者如天之雨露開中正之路杜群枉之門而万民莫不悅
服者如天之清明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
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

以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為言者盖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聖策首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為言次及于祖宗立經陳紀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為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謂陛下能攬威福之權率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為陛下憂矣不然陛下雖勤々問之臣雖諄々誦之无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攬權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於无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之

書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爲義者左氏記時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賈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威福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威福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年長且久者攬威福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厲精居吏事聽斷惟精而神雀五鳳之治號爲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蓋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懲西京不競之禍躬攬威福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号爲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

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權戚干政之弊躬攬威福之權而已初明皇銳於求治姚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數則勸其攬權也帝自謂能行由是勵精為治垂意於下而權歸于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姑息以人竊柄之弊躬攬威福之權而已初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權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要須得其大者帝加納之由是勵精為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機於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為英主凛凛乎漢宣帝光武唐憲宗明皇之上矣而臣猶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飱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以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

謂之攬權也義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
可一日而少縱之使威福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
切謂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威福之權欲攬威福之權
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去經從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
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機之暇篤好此書固嘗
親洒宸翰以書經傳刊之琬琰以詔學者矣今者又命儒學近
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天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書固已默
得於聖心之妙至於其間何為攬權之法者臣請為陛下誦之
春秋書皇曰天王者所以為人君法天攬權之法者書王不書
天者所以為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朝書會覲者欲朝會之
權必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
僭禮亂樂者欲其收禮樂之權也書僭賞濫罰者欲其收賞罰
之權也權在諸侯則譏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
剸之如雞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

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閽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凡一字之褒重於華衮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福凡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臣願陛下遵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乎不能監先王之憲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哉臣伏讀聖策曰朕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恭抑畏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興之治也臣以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自謹也春秋有變古則譏之之書有存古則幸之之書有復古則善之之書經書初獻六羽者譏隱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擅變先王之樂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

毀變成周之檄也此所謂變古則譏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
公不郊而幸其猶三望書猶朝于廟者譏文公不告朔而幸其
猶朝于廟此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
譏其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書其復古也此所謂復古
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帝用張湯取高皇
帝之法紛更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
宗之法者其亂如彼爲人主者其可自壞其家法耶我太祖太
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
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
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曆中仁
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
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故當時

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臣司馬光於經筵進講至蕭何曹參事謂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異日呂惠卿進講立說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先臣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是謂刑罰世輕世重非變法也觀一臣之言亦足以見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於一時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抵牾近者陛下面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乎清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眞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為言者蓋春秋譏時王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作守既成之法宜用春秋賞罰

之權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淨如曹參者亶命之時猶慮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尚何慮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弊蔽未盡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革弊蔽也臣切謂欲革弊蔽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蓋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經有書賞者如錫命成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奸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典禮畫一之章昭然可觀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無弊不革者

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羣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爲諫官及爲侍從尚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三說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以清德雅望執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退羣臣邪正之甚皆于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賢相也茲者陛下躬親萬機一新時政斥逐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茲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爲憂爲言豈今日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若進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親賢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公共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爲之地也如是則一人之濫進有

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陛下毋返一人必出於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賜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得於公言而天下國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有一遷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誅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悅其賞之當去四凶人而天下悅其罰之公陛下尚能以祖宗制賞刑為法以慶濟用賞刑為懲亂者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乎姦邪之不革邪若夫有其勞進其秩以為賞犯其罪得其罪以為罰此特有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且不復為陛下言之也且伏讀聖策有自賦斂之制經常之度備書也而財用未甚裕且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且切謂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覈權譏要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糴于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

於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丘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於計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宣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目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蓋為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盍徹已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節用也側聞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哉言乎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漆素衾褥止用黄絁嘉祐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節儉以為御題時呂溱對曰國用既節則民財乃豊仁宗悦之擢為第一觀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節用事安石曰國用不

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
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
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万物止有此數不在
民不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
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
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所言真可為節用理財之法
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
是宜倉廩富實貲貨羨溢如成康文景之時可也而聖策乃以
財用未裕為憂雖曰亦切疑之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
奢侈之風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入不
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礼
所不可免者而自下賞賜之費有不可得而損也不得已歲幣
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有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
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

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
朝廷屢嘗有禁銷金之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為衣服者今猶
自若也又嘗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
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蓋宮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
之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在乎此也
臣又聞之道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貨
財者泄甚臺花園車旗服御有未能無所增益者中貴以戚便嬖
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無非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
無名之費尚繁者蓋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
海內至於富庶臣願陛下攬權乎上以革衆弊以文帝及我太
祖仁宗恭儉為法以春秋所書為戒則何患乎財用之不給乎
若夫自同於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敢也臣伏讀聖
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材猶未盛臣有以見陛
下知致治之首在乎得士而欲人材之盛如祖宗時也臣切謂

陛下欲人材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臣謹按春秋書作丘甲穀梁因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為首范甯釋之曰士者學習道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逆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甯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時井田校室之制大學小學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為甚詳又按經書許止之罪穀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傅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育才取士之權而默寓其意於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於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大學是古者校學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

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雖變革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太學之
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
三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勲立業背項相望莫不由此塗出可謂
盛矣陛下往者雖在干戈不暇給之中而亦未嘗廢俎豆之事
自偃兵以來復興太學以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
祖宗之舊固甚遲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爲憂者臣輒獻
攬權之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日猶昔而人材非昔者
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
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取
高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
因外臺之言例行駁放士論莫不稱嘆臣願陛下常攬福威之
權以御之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毋蹈往年之覆轍可也
至於所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氣如鳶飛魚躍涵養其平日之剛
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也非取其能緝章繪句以媒青紫

出自權臣以身償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養誠成風科舉之
文不敢以一言及時政欲士氣之振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
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人獨以蘇轍之言最爲切直考官以上
無失德而轍妄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
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擢寘異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
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爲戒命庠序去譏訕
規科舉黜忌諱之禁有司取忠讜之論將見賢良方正或材異
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而出如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材之不盛
乎臣伏讀聖策曰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
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如祖宗
時也臣切謂欲官師之勵在攬黜陟賢否之權謹按春秋隱十
一年書滕侯至威一年則書滕子范甯曰前稱侯今稱子者蓋
時王所黜隱二年書紀子至威二年則書紀侯范甯曰前稱子
今稱侯者蓋時王所進臣切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之也又按

經書楚曰荊公羊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尊爵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是以知春秋實天子黜陟之公法也故爲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忠臣盡春秋以責忠臣之至訓迪天下之爲人臣者也爲子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孝子盡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迪天下之爲人子者也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一郡一縣之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固無異虞舜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於已仕之後無非以公道訓迪之固無異乎成周訓迪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爲官師者罔不勉勵厥職坐朝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於朝守令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之臣故其致治之

故遠出漢唐之上今陛下使賢者能以建中興之治則陛下之法
訓迪之方無以過祖宗之時而罷棄乃以官師未勸為害者
輒獻攬權之說焉今則陛下之法訓迪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
昔者由威福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
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曩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
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
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其
獨如泥是皆官曹容情時可堪一笑若至於一言忤意雖無罪
而亦斥黜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乎喜怒愛
憎之私无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
瘝厥職可乎若夫所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恭貞
殉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
手可熱之時縉紳相率為役之不暇孰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
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勸者以其承積習之後而頽弊未革故

也陛下欲使官師或勸或懲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昔慶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韓富范以為執政以歐陽脩蔡靖王素余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聖德頌以揄揚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執福威之大柄以為黜陟之法明是非之大節以為訓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官師之不勵職如祖宗者乎臣伏讀聖策曰務穡未盡墾財用未盡裕人材尚未盛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策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切見陛下願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畢追其盛德大業者可謂勤且至矣然已陳攬權之說于前臣以春秋為獻擬嘗聞先儒曾鞏有言曰學其於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陛下既已深

得之復能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攬權威之柄以守祖宗之家法則賞罰刑當而天下悅矣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化矣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能出矣人材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復見於今耶若夫所謂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釋春秋有變周之文從商之質之說又有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以謂春秋變周也特因時而救弊耳又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補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如大廈敝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於改更臣恐風雨之不庇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弊之說為獻可乎若夫所謂推而行之存乎其人者臣按春秋書乃一字如公子遂如京師至黃乃復之類穀梁釋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蓋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聞荀卿之言曰有治人

無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于成憲常如傅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舊章常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漢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景之守文魏相之奉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垂之万世與天地並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雖而行之非其人矣則今日又不可不慎擇焉臣願以荀卿有治人之言爲獻可乎若夫參稽典彙之訓則有歷朝之國史在焉祖宗之寶訓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詔執政與百執事之臣參稽而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行之要則無若乎攬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發策臣曰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于篇朕將親覽此陛下導臣使言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

無獻言之誠蓋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開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无獻言之誠乎臣復有一言以爲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爲攬權之本也按春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體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說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發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劉蕡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帝文王宅心於正道之中其勤勞則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游畋以庶邦萬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見于思齊之詩在位之臣皆節儉正直見于羔羊之詩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其化又見于騶虞之詩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不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故公孫洪曲學以應之帝

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帝好利也故孔僅桑洪羊以剥下益上應之帝好兵也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疆應之帝好誇大也故司馬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應之以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應之如彼自顧陛下以文王爲法以武帝爲戒端厥心若以爲化本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用人也不必問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進則爲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爲之進乎是果不正人也其進則爲亂之機其可以才有餘而使之進乎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人之邪與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投吾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於我者也其可以其遜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犯吾之所惡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於我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譽言日聞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類

也是必善結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且聞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卿士大夫之類也是必不善結吾左右以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處無非正心一太爲無非正道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殆見四方之風行草偃莫不一於正矣臣願陛下以是爲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爲攬權之助廣覽兼聽以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爲之況區區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軫淵衷之念哉臣聞主聖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勝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六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七

策

時議策一

禦戎策　趙韓王

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人論之詳矣繕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戎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鋋而肆戰決勝負于一時策之下也國家自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數載于茲邢洺鎮趙驟蹂踐之虞上谷失藩籬之固飛芻輓粟千里縈然丁壯斃于轉輸膏血塗于原野尚賴聖君宵旰廣運宸謀今夏以來方隅稍定糇糧以濟城邑粗安然而胡虜之情變詐難測或慮胡風高弓勁草肥馬乘大漠之苦寒恣穹廬之醜類南下燕趙復恣憑陵則成敗存亡未可量也況河朔之地困

阨方深邑里丘墟郡國蕩析徭役日之戰耗章之稱則趙宣寢
嬌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之事去矣國家素失甸北關塞之險
亡控守之處是上策不能全也頃兵啓野與匈奴轉戰勞弊已
甚勝負未分是下策不足恃也審觀天下之形勢變態未已惟
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交戰訪聞匈奴休兵馬
退在塞庭宜因此時和親之策夫屈信變化與道汙隆轉危
就安聖人之務也將裁成于四海豈泥滯于一方昔高祖舊都
衣起豐沛誅暴楚滅強秦不五七年平定天下而雄圖大略自
軒昊以降未見其倫以天子之尊唯有魯元一女及出師朔野
困于白登要從說士之詞遂舉和親之策迨及文景承先人之
業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胥悅海内田賦三十而稅一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數豈夫賈誼為
謀議將帥之臣二十年間天下刑措幾二功業與三代比崇及
其火照甘泉兵屯細柳則飭宗室之女出聘單于夫以高祖之

雄才文景之淳化豈力之不足而德之不至也耶然而與之通好者盖視夷狄猶禽獸不要胥耗竭中國事兵用之慮傷害德義而與犬豕爭前代喻夷狄之侵譬猶蚊虻螫軀驅之而已豈求功業于其間哉觀典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皆志我虜雖聖人能之結好息心正在今日儻或上天悔禍醜類依仁孝大國之觀睨息邊夷之烽燧誠祖宗之福也夫盛衰之理其機存爲聖賢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末喪亂唐室勃興高祖大昇肇登天位英衛房杜爲佐命之雄而頡利可汗遽犯京邑太宗躬在車駕以數其夙好廢輸財貨以饜其貪心歲月稍更大戎浸弱李靖以數萬之衆擒而滅之此王者豢拓後時殲強敵之明効也今契丹雖亘擅軸北雞司晨畢于幽屠權移于毋治遷于強大地處二漢疑犬羊之衆雖繁攻奪之形已露況滔天泯夏極惡窮凶以人事言之星紀未周冒頓之誅必興于虜帳矣國家嘗時屈己以濟艱屯而取乱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待遇種

擒張昊寇暴逆天悖理不軌經懷欲望人屈已濟物之誠已章灼于天下矣豈獨西昊夸之眷命因亦激戰士之闘心曲直實在我又何恤利害斯見宜賜察焉

議陝西事宜策　張文定公

臣切見昨者清遠軍陷没以來青岡樂燒弃之後靈武一郡援隣勢孤賊遂必窺覘城池劫掠芻粮兵力傷沮難固壘垣況塞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它惟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讎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減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嘗得十三州軍有二万餘人若更於他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捍邊者若沿邊安得及五萬餘更誘聚蕃部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兼

備則西戎擊使其奔命不暇豈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獲得馬
畜貲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心孰不
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翅六七萬陷之死地危難可知臣又
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於我未奪兵之際盡駐蚍豕
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万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
聚兵革廣積財粟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潘羅支為六谷
王及厚錫金帛仍先敕喻彼必向風恐遷賊旦暮用兵斷彼決
賣馬之路若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
難招輯西蕃既已稟命可以邊兵勢自雄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
渭鎮戎之熟户自然承順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
駐泊軍馬悉為聲援伺間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
西頓兵矣乃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遷賊矣如此靈州
孤壘未至憂虞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宜吝惜靈州孤壘翻
未籌量與其濫賞而啟羌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若豈

地而稔豺狼之勢則蹙地之恥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畫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屋王目於穹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費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委全王靈恥用兵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矣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署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為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夷之內推為雄豪若太平時但以市馬須示羈縻則一懷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勢以失權宜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准前失中則於國家大有妨損非清邊之陷是使銜兇轉成豐富安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求

因異域傷和致沴忍之痛心頗惟瀛州還同狎獸外則虜寇戎
之過內則憂変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
逗遛坐觀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
憤且戎狄之性変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伺隙大塈明諭
邊將[illegible]分屯臣不任憂國思報之至咸平四年八月李繼遷遣牙將來貢馬秋寇鈔邊[illegible]出以邊臣玩寇以方略道愈難命齊賢爲涇原儀渭分[illegible]鄜延環慶鎮戎渭涼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仍日與而[illegible]月繼遷陷清遠十月齊賢使還上此奏時爲兵部尚書

議邊備事宜策　寇萊公

臣伏表聖言聲盡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
處者

一臣伏覩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州以來切緣三路大軍見
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
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无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
寨輕騎打劫不唯老小驚騷兼使盗賊團聚直至天雄軍

以來人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
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
全照部轄若且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
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蕃賊及召募強壯入賊界
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蕃
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貫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
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
威四則與邢洺北里不遠張得犄角之勢
一隨駕兵士衛從扈居固不可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
天雄軍至貝州兵馬車駕未起以前不過三万人万一大
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東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
三万人騎令呼延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
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
至洛州以來方可聖駕順動假若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

勢更令王超等在近城排布照濮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
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拽候抽移
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并大名
一或恐万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那
洛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攤移須是
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
延昭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下寨牽拽如此則犬戎
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引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
恐番賊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
淵就近易為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

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罄鄙誠伏覩皇帝陛下
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己以詢謀兼彼
犬戎頗乏糧糗惟恃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
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須瀆天聰伏增戰懼

景德元年閏九月上時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論棄靈州策　　楊文公

臣嘗讀舊史見漢北棄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發十策以難之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漢之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稱平津每朝會議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敢面折廷諫由此言之非不能抗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棄朔方非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衝之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之地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置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邈絕諸夏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饟饋无虞猶足以張大國扞蔽自胡鶵作梗邊邑屢罹難虜爲其魁從兇黨因而猖獗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

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贏粮之役必興狙擊之謀每至
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郡皆無鬭心經涉畏途多有
棄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粮扉屨所失至
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價
復於積石孤壘別築清遠一城邊城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
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爭心雖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
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淪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粮
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繼遷橫行沙漠傲擾邊陲擊列鎮之
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元侯坐而誰知縱或遇陵阻隘
全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校此靈武之存亡益明
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爲今日也臣以爲存
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
卒轉送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之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點民
於死者今棄之即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

國家免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謂廢之則爲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于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地東不過江淮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号爲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銋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屢空生靈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壞不塞將漏江河今黷武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爲蠹逾於蟻壞無鴻毛之益有太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信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首建議棄珠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爲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懷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爲郡因已置吏而按循及其稱兵作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議者以棄朱崖爲威令不行夫通于時变則憂万民万民之飢餓危孰甚焉且宗廟之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且以正與今日黷武之事相

類必以失地為言即幽薊八州可追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登
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
內附蕃落籍其合并韓以免繹騷此开闢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
故互市於邊閱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延及種類來寇於環慶
固無憐於藩籬自雖危城千里阻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
又謂其土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殖益以富強況
戎人但以攻剽為生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赤地甚多延袤
百城提封万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
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
當朝必攻取豈至於今皆為吾退之謀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戢
有調發動致擾攘借寇兵而資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為患之
大死戰於斯雖庸人孺子亦知其可弃也若或避選事不聞當
而行齎持詔書賞而去命令其盡焚廬舍驅而歸丁壯老令
持兵老弱以之輸負古稱歸眾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

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死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量戢其勢振賊勢自分即靈州選民不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劫易為破擒且國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勇之族委餧虎之蹊府藏之實棄盧山之壑今若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期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澤自踰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益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陛下又謂茲興廢是欲剪除自以為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謂遷盱睢遐塞之外偃強沙漠之中勝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農之業無蠶織之功為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捉堅垣致番夷之服從用兇威而脅迫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啟齊靈州毋歲運無饋運絕其覬望何所窺圖乎夏之西控北斷在元昊貿易粟麥用資貨糗令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攜離皆因賊遷之術也臣切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之區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羌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逮

場偵伺晝之警且欲差於武臣之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事之
事設十數人分布諸郡量其所將兵多少除稟祿之外賜一大
縣租賦悉其福設令開幕府召豪俊爲將佐咨以策略勇力之
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儻賊還侵擾郡軍
城援內屬蕃部並唇齒相接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武士思奮
即召發內屬討虜羌若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利於降附明
示賞格厚其戰功即遷賊腹心稍稍乖貳親離衆叛事去違乖
煢居獨行誰與爲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爲讎哉若
欲謀成廟堂功在刻漏臣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腥膻之羣
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弃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
討困之尔如臣之策祗得兩三驍將付之以一二萬精兵以數
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還可以討日成擒朝廷可以高
枕無事耳咸平四年十二月上時靈州孤危詔羣臣議棄守之宜儀上此奏明年三月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使

上真宗乞罷營玉清昭應宫　王文正公

臣伏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爲逾越當不諱之朝復希非常之遇者進思之無補權功祿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存膺秘籙祇供圖於方叢超盛烈於百王　陛下寅畏齋潔躬陟封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爲至矣而清衷藹發成命亟行識嚴誠之比隆啓列真之祕宇式昭丕應特建嘉名自經始以來元徒斯居崇龕他山之石相屬於道諭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年陶鍊揮鍾運斤功擬弥年費將鉅万權祈年之舊制踰累日之前聞繇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爲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愚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築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言行求可恐罷者或万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愛国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陛下陳之且今冬

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梗楠切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京充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頓擾平民況復匱人亦是勞煩此未便之事一也遂者方興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皆聚貲山積會需之下工徒子來然內帑皆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推艱雖極豐盈猶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方衆暴露暑氣方盛作勞斯甚所役諸雖兵士多是不逞小人其或屑覽郊野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財成不失於物宜靡崇者修之風因時陰陽之序臣謹按月令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工無伐大木今鑿基卜築衝冒炎蒸撤舊爲新畢違前訓則後旱暵在辟雷電迅風拔木飄瓦温冷之氣此星羅之得非以未承天地之明戒歟此未便之事四也且切聞中間符命之文有清

滛育民之戒又今所修宮闕益本無窮而乃過興勾掘之功廣務
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
望陛下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忠回慮激往念來詔
將作之官息勤勞之衆輯齊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
人祗扶景必若先昭大瑞須建靈宮將與相勞並要成績則臣
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模減其財費止崇樸素无敢
現奇唯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清儉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貲之
資節儉為要俾四海之内知 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
太宗皇帝建大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謂陛下宜遵
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即從諫之德光於千古矣余尚
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撤西京造 太宗影殿東岳置會真
之宮詳其奢麗亦皆不啻中人百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
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且料陛下必為海
内承平邊隅清晏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祭宮無損於軍則

且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騎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安倉箱充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氓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飢歉是懼必紆營於神館廣稍禱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爲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靜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忤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爲可惜也唯臣出自幽隱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嘗爲侍從身服簪紱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猶虧恩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罄庸愚輕冒宸嚴敢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斧鉞之罪許其芻蕘之誠深望古先試垂採擇無一塵宸爲以細事而弗恤也臣以

爲興役動衆尤繫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英之議先所關切議之口則激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直言對　宋景文公

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數引近臣延訪急政退託不敏開敢言之路且具使生以須告猷夫人君擾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擾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非成敗之端森然前判於胸中矣臣向已被詔對所欲言書聞於上未命明聽陛下赦其無狀再降德音以欲竭盡下情以評萬一顧臣敢無辭而對臣聞群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竭忠力不爲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蠱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辨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險害巧爲迎合聽之以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寡正多所補益聽之

以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無言合
者為忠事無言及者為邪不黜其邪不進其終則朋黨終不除
矣自下之所以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進言之路太廣也夫正
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无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
人構虛以害有位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為不可加罪則是以言
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許寄事造姦誣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
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辨於主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
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為可也正人則不然敎
焉中立保持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无害措
之事則可行不為勢徇不為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賞焉可也故
言路大闢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者皆
曰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為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為治亂之
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之一患也重
遣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

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已私故諭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一則姦計行矣於是言長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為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善令方下而讒令後之夫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忘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敗人之為善敗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包知其姦不能斥去郭公所以誠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者並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輔右弼參贊權綱朝訪多對彌縫漏闕既以為忠且賢而權之矣材且謀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二責之以一心今或指纖瑕采飛語小則被疑大則賜罷朝為皐夔暮為檮杌遂令家無全節人無完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乏耶誠任之失其理矣徒使繼至者瞻前畏後偷合取容事存形跡日防猜阻捨國事而不顧為身謀以自安大臣如此陛下何賴焉且君視臣如手足

彼將以手足為報君視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為報此患之
次也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御四夷莫神於機任
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
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且計小利營責小經費群
對而於前取旨而奉行日苟一日歲偷一歲陛下又不念此寧
是朝廷禍耶此患之又次也假如万一邊境有事盜賊相挺甲
兵猶野粮饋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身為國與陛下共此
安危耶誰能執節伉慨為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能治也
直亂之未作耳陛下誠能詔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澄清
流品詔樞密院去天下之冗兵寢明紀律斬同疲癃必取成功
不使後汙復收匪石中轉則縣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為万一不
虞之備策之善者也機制夷狄自前對已嘗具之猶有可會者
臣聞馬者兵之大也戎狄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今監牧弗
謹將畜無課西蕃入中國者歲有定價則駔駿不至而羸瘠實來

地非所宜死者如積河南河北草地數万頃為郡縣所侵挑田
代樹半入民産且中國之兵步多騎少騎兵利平原步兵利險自
河以北地若砥平目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雖步
卒百万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故莫如養馬之馳逐則契丹懼
矣夫馬政脩舉牧養得人五年之中可致良馬十万外可以罷
西邊之入中令得與民通市内可以後人心之馳突与契丹爭
衡此誠用武之急也臣又聞南方鑛冶兆贇不之但轉運司與
州縣莫適務謀昔之本錢數十万慶曆以來為官司侵耗略盡
矣今所無粮貨不能聚人上下擁閉止以坑冶不敢為辭采鑿
民陳友為姦人所盜利奪於下貨失於官禁絡之蔽日朘月削
今若留數十万緡至於饒信權為本錢精擇材臣专以經度自
今舉吏専建官司庶幾銅溢於山錢流於府此可責數年之效
未可取驗於目前也銅足錢多此亦富國之一助耳臣智識膚
暗不足上當清問塹率迂狷惟陛下裁幸其蘇臣某死死上樹